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休生睢陽蒙縣嘗為蒙漆園史學無所不窺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周笑謂使者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欲為孤豚其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唐封南華真人書為南華真經

南華真經卷之一

內篇逍遙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捨檣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

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溟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

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斬乎亂孰弊

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乎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掇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繞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繞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繞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愛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六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

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教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釐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夫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內篇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麥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謔者叱

者吸者叫者謔者啞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嗚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籍則東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搆日以心鬪綬者審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綬綬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態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曰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

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茆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矣蓋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矣乎人之主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持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鼓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

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蓬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慝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

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
 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古之
 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
 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
 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
 是非也是非之影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
 以虧愛之所以成也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
 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
 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
 也師曠之技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
 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
 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
 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論
 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
 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
 疑之權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
 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
 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
 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
 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

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
 有人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
 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令我則已有謂矣而未
 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
 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
 而彭祖為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
 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
 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
 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
 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夫適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眇也
 請言其眇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
 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
 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
 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
 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
 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
 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謙大勇不忤
 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
 而不信勇忤而不成五者因而幾向方矣故

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
 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
 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
 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脢看放南面而不
 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
 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
 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蓄缺問乎王倪曰
 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
 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
 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
 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
 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寒則腰疾偏死
 髓然乎哉木處則惴惴懼後猴然乎哉三
 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藜麋鹿食藪蛆甘帶
 鷓鴣者鼠四者孰知正味稜犴狙以為唯麋
 與鹿交鮪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
 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
 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
 非之塗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辯蓋缺曰子
 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

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涇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既利害之端乎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美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子嘗為汝矣言之汝以妄聽之矣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稽以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若米萬歲而一成純萬物蠢然而以是相蘊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臣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

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惡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子牧子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子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弟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過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

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蚶螟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內篇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若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謹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軀乎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修於刃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快悒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刃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謀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高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入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奮乎樊中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適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

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內篇人間世第四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焦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諶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矜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箇人箇人者人必反箇之若殆為人箇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闚其捷而目將榮之而

色將平之口將管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殆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蹠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

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誨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而不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諱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睥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如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者也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者矣未聞以無知者也瞻

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齋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歡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走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誠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

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闢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衰也夫風波易以動實衰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棄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顏

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遠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通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遠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效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輶盛溺道有蚤蚤僕線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臂意有所至而愛有所止可不慎邪匠石之齋至于曲棘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絮之百圍其高

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之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擲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啾櫛以為樹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于哉若將比于於文木邪夫柎梨楸柚果菴之屬實熟則剝則屏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天自摑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察若無言彼亦直寄高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剪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

千乘隱將庇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喏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喫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顛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繒足以餬口鼓箠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後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

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高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御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內篇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貽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貽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立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還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入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齋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

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得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蹇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

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
 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末邪彼何賓賓以
 學子為彼且斬以詼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
 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
 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
 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魯哀公問
 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貽它丈夫與之
 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
 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
 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
 位以濟乎人之死無飛禘以望人之腹又以
 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唯
 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
 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
 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
 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記若
 而辭寡人醜乎卒投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
 而行家人邱高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
 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
 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

不見己高爾不得頹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
 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
 也不以鬻資則若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
 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
 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
 之人乎今哀貽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
 投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
 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
 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
 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
 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
 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
 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
 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
 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
 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
 也吾以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愛其死
 咎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
 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其國吾與孔丘非君臣
 也德友而已矣闍跂支離無厭說衛靈公靈

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蹷蹷太癢說齊
 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
 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
 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
 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
 惡用膠無衰惡用德不貸惡用商四者天鬻
 也天鬻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
 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人
 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
 人也誓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
 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
 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
 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
 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
 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
 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
 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
 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南華真經卷之一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達蒙不雄威不譽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膏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頤頽淩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

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濔乎連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誓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

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遊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遊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之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善夫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椿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犧氏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減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

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
 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
 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
 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真
 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
 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南伯子葵問乎女
 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
 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曰惡惡可子
 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
 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
 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
 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
 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
 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
 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
 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
 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為物
 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
 名為撻掌撻掌也者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
 葵曰子獨惡乎問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

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
 明聞之聃許聃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誣
 於誣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
 始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
 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
 止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
 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
 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為此拘拘也
 曲倮發背上有五管順隱於齊肩高於頂句
 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沍其心間而無事跣躄
 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子為此
 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子何惡浸假
 而化子之左臂以為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
 而化子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鴉炙浸假
 而化子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子因而乘之
 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
 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
 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
 吾又何惡高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
 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

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
 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
 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
 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不聽我則擇
 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
 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
 死也今之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鑊
 鄒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
 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
 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
 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子桑戶孟子反子琴
 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
 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
 生無所終窮二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
 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
 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
 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
 我猶為人矜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
 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
 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俯行無有而外其

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秦氏有虞氏其猶臧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秦氏其卧徐徐其覺于子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若人者以已出經武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蚩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天根遊於殷陽至麥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蒼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廣垠之野汝又何昇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微疎明學

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獲狙之便執策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楚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因得道與衆雄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尤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爛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歸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

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卿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鄙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鮒栢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歸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為茅靡因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饗食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豕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畫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

過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殺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外篇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臟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臟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繫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歧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堯脛雖短續之則憂鶴

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

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贅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器器也且夫待鈞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啣喻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鈞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

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

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

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外篇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醜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馬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鞭飾之患而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木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顯

顯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野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闖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失及至聖人覺寔為仁蹠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渙漫為樂攝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閭扼驚曼說術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外篇胠篋第十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械滕固屬錮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械滕屬錮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米糴之所刺方三千餘里閭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杜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肥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

盜亦有道乎。曰：何道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距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搃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鈎者，謀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搃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搃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箏簧之耳，而天下始入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入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擣工倕之指，而天下始入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雖未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煇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專虛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

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書，而莫知非其所已書者，是以大亂。故上恃日月之明，下燥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矣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若是已矣。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倭釋，夫恬悛無為而悅夫嗶嗶之意，嗶嗶已亂天下矣。

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

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
 是不怙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
 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怙不愉非德也非德
 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
 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
 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住居
 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
 下始喬詰卓鷲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
 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
 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
 者向向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
 之情哉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
 淫於聲也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
 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
 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
 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
 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
 齟齬齟齬非儻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尋之
 惜之甚矣天下之感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

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
 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
 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
 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
 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
 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
 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
 天下哉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
 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
 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彊廉剽彫琢其熱焦火
 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
 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憤驕而不可
 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
 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
 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
 度然猶有不勝三也堯於是放讎兜於崇山投
 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
 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
 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
 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識而天下衰矣大德不

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於是乎鉞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
 脊脊大亂罪在撓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嵒
 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懷乎廟堂之上今世
 殊死者相枕也折撈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
 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
 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
 之不為折撈接摺也仁義之不為桎梏繫杙
 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嚙矢也故曰絕聖
 棄知而天下大治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
 行天下間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
 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
 陰陽以遂群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
 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
 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
 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
 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
 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
 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

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闕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迷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縉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齟躍而遊雲將見之偶然止齋然立曰叟

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齟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鴻蒙拊髀齟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道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毒哉僂僂手歸矣雲將曰吾過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隨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泮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萬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

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常出乎眾哉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

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羸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讓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不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南華真經卷之二

南華真經卷之三

外篇天地第十二

真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屬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忘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沉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刻心焉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產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遊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

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衰夫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夫子曰大道淵乎其居也濶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暹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被衣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

籍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坎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敏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專知而大馳方且為諸使方且為物絀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象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堯親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若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鷦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閑于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

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天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佗乎耕而不顧秦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及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縉縉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夫子向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不可不然辨者有言曰雖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休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獲狙之便自山林來立乎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

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眾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蔣聞龜見季徹曰魯君謂龜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不敢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螻蚋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述者東蔣聞龜覩覩然驚曰龜也。注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播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溟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搢搢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

乎為圖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洪湯其名為樺為圖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胃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適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瞠然慚俯而不對有問為圖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圖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東獨強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世方將忘汝神氣隨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之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俞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溥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

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誓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嘗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因驚邪且渾沌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諄諄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真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諄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罕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乎挽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招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樂蕩也禿而施鬚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高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如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專於君邪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

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禱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撈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垂踵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禱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悞中顛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

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固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榮其內皮弁鷩冠擗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皖皖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外篇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手中准大匠取法高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失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

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卿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

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辨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庫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專早先後天地

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專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感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專早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卿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刑名次之刑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刑有名刑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刑名可舉凡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刑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到道而言治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刑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

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若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開周之微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繕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噫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

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
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
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
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
手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
之性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
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趵而
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
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飲無涯老
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
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
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
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
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
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遠進而
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
頹頹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
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規於泰凡以
為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夫子曰夫道
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乎其無

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未
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手
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揀而不與之偕審
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
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
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
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
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
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
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
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
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而世豈識之哉相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
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相公曰敢問公之所
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
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
魄已夫相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識乎有
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
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

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
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
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
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
人之糟魄已矣

外篇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
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
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
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弛是孰
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
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
何故巫咸招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
王順之則治違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
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商大宰湯問
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
曰父子相親何謂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
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
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
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

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

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利并焉至顯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忘卒聞之而感蕩蕩然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微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虛一蕪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執始作吾鸞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郤守神以物為量其聲

揮掉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子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遂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念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濕逐養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故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達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衆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集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

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然其首香蘇者取而費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圓於陳秦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新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梨棗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獲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齟齬裂眦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獲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

歸亦捧心而竊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贖而不知贖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遺虛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道遠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園道遠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來真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

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第開矣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種昧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噬膚則通者不寐矣夫仁義惛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摠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啣予又何規老聃哉予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

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逐武王遂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夫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恃日月之明下睨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惜於屬蠶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楚楚然立不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

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
 好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述
 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
 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過治世之君也夫
 六經先王之陳述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
 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
 白鵝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
 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
 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墮苟
 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
 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
 細要者化有第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
 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立得之
 矣

外篇刻意第十五

刻意高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誅為亢而已矣
 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
 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
 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
 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

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業者之所好
 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
 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响
 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
 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
 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
 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
 澹然無極而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
 德也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為此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
 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
 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
 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
 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
 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
 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
 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
 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
 魂不罷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
 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

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
 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
 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
 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
 營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
 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
 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千越之劍者押而藏
 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
 不極上降於天下蟄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
 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
 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
 曰東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
 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外篇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愚以
 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
 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
 恬文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
 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

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濟漢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達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與治化之流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與乎世世亦何由與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

則及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虞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僥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於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

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

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
 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
 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
 證鄰今故故遠而不閤報而不歧知時無止
 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
 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
 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
 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
 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
 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
 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
 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
 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也故異便此
 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
 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
 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
 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
 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
 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肆貨敗弗爭不多辭

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食汗行殊
 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來不賤佞諂世之爵
 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
 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開
 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
 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
 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
 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
 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列萬物莫不大因其
 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梯
 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
 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
 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
 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心矣以趣觀之因其
 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
 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
 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鮑湯
 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
 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
 以衝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騏驥驂駟

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鷓
 鴒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矚目而不見丘山言
 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非非師治而無亂乎
 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
 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
 而不舍非愚則誑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
 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天當其時順其俗者
 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
 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
 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
 何貴何賤是謂及術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
 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
 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雖蘇乎若祭之有社
 其無私福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
 吟域兼懷萬物其孰承其是謂無方萬物一
 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
 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
 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
 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
 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

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馮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及其真夔憐蚺蛇憐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憐謂蚺曰吾以一足蹢躅而行子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蚺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蚺謂蛇曰吾以衆足而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子動吾脊骨而行則有似也今子達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

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踏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泚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

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虿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螻負山商距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蛙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眞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

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筭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鵩鵩子知之乎夫鵩鵩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鵩得腐鼠鵩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懼懼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躄者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起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

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也我獨何能無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欲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夫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歷歷然也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子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

且吾與子親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莊子之楚見空髑髏然有形撒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搜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

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蹙蹙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鱸鱖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矣以夫說說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之曰唯子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汝果養乎子果歎乎種有樂得水則為蠶得水土之際則為蠶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鳥陵鳥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蟾螿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鵙鵙鵙十日

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味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願輪生乎食醯黃軹生乎九猷替芮生乎腐蠶率真比乎不第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南華真經卷之三

南華真經卷之四

外篇達生第十九

貞五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止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弃世弃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莫足弃而生奚足遺弃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乎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

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運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鏃千雖有忤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均乎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撮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遺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鏑鏃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撮之也吾處身也若楸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

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僂丈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篳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約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

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衆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長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感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俸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俸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馬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里子告教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瀆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窺有聲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陼暨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洪陽處之水有罔

象丘有萃山有變野有方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穀其長如棘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駭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紀消子為王養鬮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憐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威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孔子觀於吕梁○踈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鼉魚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

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東野獲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鈞百而反類閭遇之人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馬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工倭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邠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過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

里遂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
 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
 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彿乎塵垢之外道違乎
 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
 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
 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
 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
 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
 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
 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遠至
 於感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
 之所言非邪莊固不能感是孫子所言非邪
 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感而來矣又奚罪焉扁
 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悅之為
 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
 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
 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
 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歎啓寡聞之民
 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臚以車馬樂
 鷄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外篇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成茂伐木者止
 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
 此木以不材得免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
 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
 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烹殺主人曰
 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
 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
 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
 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
 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
 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
 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袒物物而不
 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比神農黃帝之法
 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
 離成則毀廉則挫專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
 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
 其唯道德之鄉乎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
 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
 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

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
 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
 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
 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
 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
 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
 君剝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
 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
 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
 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
 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
 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
 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
 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
 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
 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
 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
 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
 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
 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

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舡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欵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北官春為衛靈公賦欵以為鐘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者曰一之間無敵設也春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伺乎其無識儻乎其息疑革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欵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幾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隱有鳥焉其名曰意忘其為鳥也粉粉跌跌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遠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儲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

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驕名成者虧執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第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枲粟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孔子問于桑雩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高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于桑雩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

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雩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焉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線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康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德邪莊子曰貧也非德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德也衣弊履穿貧也非德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柁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柁梓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矣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堯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官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類回端木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

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子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其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鵠鷓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彈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顛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察蒙蹻步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陰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類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許之莊周反入三

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謂頃聞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顛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殘吾所以不庭也陽子之宋宿於達旅達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達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拊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

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甜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溫伯雪子適齊舍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及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新見我今也又新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于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復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

奔逸絕塵而回瞳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五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慙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攝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

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手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宵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肆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謙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汜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醜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

天地之大全也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圍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珎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統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楫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楫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

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
 頰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
 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
 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
 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
 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
 植散群長官者不成德欹斛不敢入於四境
 列士壞植散群則高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
 同務也欹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
 也文王於是高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
 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
 朝令而夜適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
 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無
 言天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
 斯須也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
 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者方矢復寓當是
 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也非不
 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
 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
 百仞之淵背過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

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
 人者上闢青天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
 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
 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
 聞相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
 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
 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
 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
 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
 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責人賤哉仲尼聞之
 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入不得濫盜人
 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
 變乎已況壽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
 無介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倦充滿
 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楚王與凡君坐少高
 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
 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
 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
 楚未始存也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遺無
 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
 何慮則知遺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
 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
 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闕之上而
 賭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叟
 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
 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
 無慮始知道無慮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
 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
 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
 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
 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
 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
 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
 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
 唯大人乎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

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
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
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
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
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
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
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
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矣故不近黃帝
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
其忘之也不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
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
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
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
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
六

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
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腫焉
如新生之積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
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
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
不可與謀彼何人哉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
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
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
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
蛇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
味天地之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孔子
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
齋戒疏論而心澡雪而精神摺擊而知夫道
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
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
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
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
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強思慮恂達耳目聰
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

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
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
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
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
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匿則君子之
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匿此其道
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
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嗜醴物也
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
堯桀之是非果嶽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
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
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與王之所起也人
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
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
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殘
隨其天秦紛爭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
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
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
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
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東郭子問於

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狝也每下愈況改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間乎寥已吾志然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而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鳴闕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矧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矧荷甘日中參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矍然放杖而笑曰天知子僻陋慢訥故棄子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

矣夫奔壩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秦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秦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秦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无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崐崙不遊乎太虛光曜問

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大馬之捶鈎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鈎於物無視也非鈎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沉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顏

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狝韋氏之圍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

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董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舉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此居畏壘之山其臣之晝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絮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

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杜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

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間我其朽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鱣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叢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礪而失水則

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耒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軌任

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坏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趯蹇然正坐曰若趯之年者

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者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趯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

楚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楚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蒼蠅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趯贏糧七日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趯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趯懼然顧其

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慚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慮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肩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執戔戔鬱鬱乎然而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獲者不可繁而捉將內獲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內獲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儵然乎能侗然乎能

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噉不噉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捉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儵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

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費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矣。莫憎于志鎮錮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剝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

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焉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者戴也甲氏也者封也非一也有生賊也披然曰移是實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臄肢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僂焉為是舉移是請常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微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蚶與鸞鳩同於也張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鷺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入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膠去德之累達道之塞實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緣心也惡欲喜怒

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違胃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弄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俟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弄弄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移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馬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曰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鈞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郵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轍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弦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

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
 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魁
 馳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又
 况乎昆弟親戚之聲款其側者乎久矣夫莫
 以真人之言譽效吾君之側乎徐無鬼見武
 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蔥韭以賓
 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邪其
 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
 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
 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
 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
 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
 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
 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
 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
 欲愛民而為義五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
 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
 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
 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
 戰君亦必無威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

錙壇之官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
 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
 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
 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曾中之誠以應天地
 之情而勿櫻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
 偃兵哉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
 御昌寓駮乘張若謂朋前馬崑閻滑稽後車
 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
 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
 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
 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
 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
 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
 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
 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
 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
 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
 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
 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知士無思慮之

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
 凌許之事則不樂皆固於物者也招世之士
 與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
 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
 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
 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
 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
 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奪
 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
 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
 潛之萬物終身不及悲夫莊子曰射者非前
 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
 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
 天下皆克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
 墨揚東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
 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
 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
 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
 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
 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

當也鼓之二十五絃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揚棄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竊子於宋者其命關也不以完其求釘鍾也以東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竊聞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墜尾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絮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逐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

隲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隲朋可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攫捩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子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嘗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東三質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若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

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數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數曰相也為祥子綦矍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極也九方數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技而况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

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慕曰豉汝何足以識之而桐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祥生於與未嘗好田而鵠生於突若勿恠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遊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摠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價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桐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則之則易於是乎則而鬻之於齋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鬻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富富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覲也夫堯知賢人之

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賤昧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賤昧者學一先生之言則賤賤昧而私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始知有物也是以謂賤昧者也濡需者豕虱是也擇疏鬣自以為廣官大圍奎蹄曲隈乳開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彘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彘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彘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彘樂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抱德場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人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樂也其實重也

桔梗也難聖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可勝言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樓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鳩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櫻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己實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踈而後善傳也人之於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宜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

可以無產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擢乎閻不亦問是已真惑然為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游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美為者邪曰冬則擲籠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顯實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甲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外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聖人達綱繆周盡

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接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愛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惘然雖位丘陵草木之蹠入之者十九猶之惘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聞者也非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閻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誼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從師而不固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贏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容成民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魏瑩與田侯半約田

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雖行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闢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行亂人不可聽也華子闢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晉人曰有所謂螞蟥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螞蟥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螞蟥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倘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

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
 鳴也吹劔首者吹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
 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孔子之
 楚舍於蟻丘之聚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
 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
 也是自理於民自藏於時其聲銷其志無窮
 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
 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
 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
 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
 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若其於佞人
 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
 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長梧封人問子牢曰
 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子為木
 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
 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子來年齊深其
 耕而熟穫之其木繁以澁予終年厭殮莊子
 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
 之所謂適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來
 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蒹葭

始萌以扶吾形專擇吾性垂漬漏發不擇所
 出漂疽疥癰內熱溼膏是也栢矩學於老聃
 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
 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
 人馮推而墮之解朝服而暮之號天而哭之
 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
 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
 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
 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
 人者以德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
 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
 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
 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
 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
 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
 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蓬伯玉行年六十而
 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
 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
 專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

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
 所謂然與然乎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
 穉章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
 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
 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
 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黯奉御而進所掉幣而
 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
 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穉章曰夫靈公也死卜
 筮於故墓不言卜筮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
 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
 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
 何足以識之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
 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
 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
 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
 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平而為高江河合水
 而為大人合弁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
 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
 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
 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

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溥溥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水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悉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播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榘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

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忘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親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性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稱

南華真經卷之四

四

四

南華真經卷之五

真六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蓀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絀於是乎有雷有電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螻蟻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賢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儻然而道盡莊子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侯曰諾我將得已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

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任公子為大鉤巨
 緇五十犗以為餌躡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
 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鉛
 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
 伴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
 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
 後世軫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
 累趨灌瀆守鮒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
 以千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
 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儒以詩
 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
 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
 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合珠為接其
 鬢擢其頰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
 口中珠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
 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
 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
 君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
 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感然改容而問曰業
 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

萬世之患抑固寡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
 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
 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
 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
 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於爾宋
 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闖阿門曰予自宰路
 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
 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魚者有
 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今余且會朝明日余
 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
 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垂
 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刺龜七
 十二鑽而無遺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
 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
 遺策不能避刻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
 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
 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
 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惠子
 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
 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

足耳然則願足而莖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于
 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
 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
 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
 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
 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
 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學古而卑今學者之流
 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
 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
 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微為明耳微為聰鼻
 微為顛口微為甘心微為知知微為德凡道
 不欲墮墜則哽哽而不止則跚跚則眾害生
 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
 之日夜無降人則顧窳其寶胞有重閭心有
 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礪心無天遊則六
 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詖知出乎爭柴
 生乎守官事果乎眾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
 鉅鐸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
 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皆城可以休老寧可

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
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賦天下神人未
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賦世聖人未嘗過而問
焉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
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
者以喜毀齋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竟
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
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踐於鯀水諸侯弔之三
年申徒狄因以蹈河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
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
在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
之言哉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寓
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媵親父譽
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
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
於己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者
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者者是非
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

是之謂陳人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
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
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
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有自也而不可
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
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
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
執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
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莊
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
所是卒而泐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
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
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
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
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
乃以心服而不敢蓋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
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
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
心悲弟子問子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

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衰
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
也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
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
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戕八年而不
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死也勸公
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
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
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
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
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
何其有鬼邪眾因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
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
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叟叟也奚稍
問也子有而不知其所以乎蜩甲也蛇蛻也
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
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來
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彊陽則我
與之彊陽彊陽者又何以有問乎陽子居南
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

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睚睚眦眦而誰與居大白若辱威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裏執巾櫛舍者避席場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可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道

違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耜子以入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天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玉與王子搜搜登車仰天而呼曰君子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

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手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若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

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
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與其所以
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
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
輕也未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
貌有飢色容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
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為為不
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宦道之粟子列子見使
者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
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
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
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
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
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
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
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
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
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
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
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

楚國之法必有重濟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
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
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
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
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
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
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
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
爵祿而使君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
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
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
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
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
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
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
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
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
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患與馬之飾憲不
忍為也曾子居於衞緇袍無表顏色腫瘡手
足胼胝三日不舉六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纒絕

挺矜而肘見納屨而踵決夷皴而歌商頌聲
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秦志
者忘形養形者忘利養道者忘心矣孔子謂
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
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飡粥
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
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
憮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
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
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
見之是丘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
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柰何瞻子曰
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
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
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
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
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
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
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
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衞伐

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設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頽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于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自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抱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齊以天下讓其友止人無擇止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湯將伐桀因下隨而謀下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

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勉之以讓下隨下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

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首周之與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柱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遺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

亂而遂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悅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紮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掘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圍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

聽父之詔第不受凡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
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湧泉意如飄
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
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
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

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
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拜
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
鬚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
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
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
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
下學士不反其本安作茅梯而微倖於封侯
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
以子肝益畫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
季願望履暴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
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
展其足案劍矚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
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
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

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
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
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
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
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

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
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
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
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比年共祭
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
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
皆愚陋怙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
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
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
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於規我以利
而怙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城之大者莫大
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
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
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

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
則場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
居居起則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
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
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

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
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湯
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
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
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
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
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
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
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
身道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
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
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道此
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
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
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

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喪死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

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侈侈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鄙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距得無逆洩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

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胃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執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

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垂而天比于剖心子胥扶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疎離其患也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賁之夫見下賁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悻悻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心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

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東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困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及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慮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久病民阨而不死者也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管鐘鼓管籥之

聲口噪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悵溺於為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含滿心戚慄求益而不可謂憂矣內則疑刻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雜篇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容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一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

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悞尚何敢言莊子曰聞
 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
 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
 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
 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
 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
 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
 之水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
 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
 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
 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
 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
 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
 步入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
 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
 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
 待命今設戲請夫子乃拔劍士七日死傷
 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
 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教劍莊子曰望之久
 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

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
 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
 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
 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鈞晉魏為脊周宋為鐔
 韓魏為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
 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
 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紫
 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浹浮雲下絕地紀此劍
 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
 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
 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鈞以賢良士為脊
 以忠勝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鈇此劍直之亦
 無前舉之亦無上紫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
 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
 知民意以安四鄰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
 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若命者矣此諸
 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
 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
 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
 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

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
 竊為大王薄之王乃臺而上殿宰人上食王
 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
 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
 也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
 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
 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
 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
 貢子路二人俱對容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
 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容問其族子路對曰
 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
 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
 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
 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
 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
 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
 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
 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

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容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幸相丘也容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容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因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愛其事力無所廢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微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不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賦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節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

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子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之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譏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默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逢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辱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誘者何也容悽然察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長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

節而發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容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衷彊怒者雖嚴不成彊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容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

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餘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頽淵還車子路投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擘音而後敢乘了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

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抗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竿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二十六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

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慮夫眾人特為貪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

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此面而立敦杖感之乎願立有間不言而出竄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蹠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馬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與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執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以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鄭人鰲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鰲為儒河間九里澤及三族使其第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程十年而鰲自殺其父夢之

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聞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栢之實也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天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捧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

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適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不離苞萑真年牘敵精神乎寒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大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性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

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事百
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泰王有病召醫彼
癰潰瘰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
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
也子行矣曾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爲

百六

百八

貞幹國其有瘠乎曰殆哉坂乎仲尼方且飾
明而晝從事幸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
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
宜汝與子願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
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
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
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
者動與過也管仲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
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
人能之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
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
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慄而達有
堅而纒有緩而鈇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
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
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

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
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
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正考父
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
敢不執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

百六

百八

上儕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
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
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
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
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鬻長大壯麗勇敢
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僮快因畏不
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敢多怨仁義
多責達生之情者僂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
隨達小命者遺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
其十乘騎釋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肆
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
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
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
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
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

能得車者必遺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豎
粉夫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
牛乎水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
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莊子將死弟子欲
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

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豈不
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
也莊子曰在天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
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乎其平也不平以
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
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
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
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
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
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
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
思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

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操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蓄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高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折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

道術將為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為之太過已之大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記愛兼利而非關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王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嚴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肢

腥無毛沐甚雨柳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躄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鄒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箚偶不件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腴無肢脰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間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聊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

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國傲乎敢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三十三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過至是而止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樞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皆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謹骸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拍斲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

逐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隱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稟稟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斲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躓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擊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聞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聞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易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

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彼以深為極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聞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寂漢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簡見之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教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言雖瓌璋而連珠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闕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竭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

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平山與澤平日方中方既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本同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超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夾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泥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野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踞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擊不圓柎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驢牛三白狗黑狐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圃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繒問天地所

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及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墮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蚤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二十六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遂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南華真經卷之五

太上無極大道自然真五稱符上經卷上靈此乃太上寶之於紫微臺眾真載之於名山洞室一曰松於勞山之陰老君曰混沌之初微妙之源開闢以前如有靈寶自然真文象帝之先吾為靈寶大道之淵門受其精妙即為天地人之神五符清濁氣分吾將去矣符經秘於紫房傳告無窮萬曰道行無窮時也老君曰太上靈寶生乎天地萬物之先乘於無象空洞大道之常運乎無極無為而混成自然貴不可稱尊無有上曰太上大無不包細無不經理妙巨尋天地人所由也在天五星運氣日月耀光在地五嶽致鎮山高海淵王侯中原在人五體安全夫天無靈寶何以耀明地無靈寶何以表形神無靈寶何以入冥人無靈寶何以得生故天地人三五合冥同於一也是故萬物芸芸以吾為根以我為門何以為根門吾有靈寶文詣蓬萊府謁為真人諸天中央入明堂歷璇璣登無極紫官拜為道君下治萬物來入中原秘於勞山之陰五帝代禪不得妄傳妄傳必有死殃